

軍事叢書87

上海南京保衛戰

李君山◎著

軍事叢書 87

上海南京保衛戰

李君山著

軍事叢書 87

上海南京保衛戰

作 者 李君山
發 行 人 蘇拾平
出 版 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發 行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路二段 213 號 11 樓
電話：396-5698 傳真：357-0954
郵撥：18966004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發行所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
香港北角英皇道 310 號雲華大廈 4/F, 504 室
電話：25086231 傳真：25789337

印 刷 凌晨企業有限公司
登 記 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5369 號
初版一刷 1997 年 9 月 15 日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708-519-9

售價：290元

Printed in Taiwan

目錄

自序

7

前言

13

第一章 和戰關頭

21

第二章 山雨欲來

37

第三章 戰幕初啓

61

第四章 決戰高潮

83

第五章 八百壯士

第六章 九國公約

第七章 「國防線」上

第八章 乾綱獨斷

第九章 德使調停

第十章 南京爭奪

第十一章 死亡撤退

第十二章 誘敵東來

第十三章 此役何價

【附錄一】 「京滬地區作戰」參戰部隊一覽表

【附錄二】 參考書目

107

127

149

175

197

219

239

259

277

293

299

表目錄

表一	上海開戰前國府所接獲的日軍動態報告	56
表二	滬戰各期參戰部隊派系分布表	88
表三	抗戰開始（民國二十六年七月）時「中央軍」各師番號與控制狀況	90
表四	民國二十五至二十六年三期「整編師」番號與參戰狀況	93
表五	「南京保衛戰」國軍兵力一覽表	225
表六	東戰場日軍兵力動向表	279
表七	江南各地內遷工廠分布表	284

地圖目錄

- | | | |
|----|--------------------------------|-----|
| 圖一 | 南口決戰要圖（民26·8·12）
（9·24） | 28 |
| 圖二 | 開戰前的上海特別市（民26） | 42 |
| 圖三 | 淞滬會戰戰鬥前狀況要圖（民26·8·13） | 65 |
| 圖四 | 匯山碼頭攻勢（民26·8·19）
（22） | 73 |
| 圖五 | 反登陸及羅店之戰（民26·8·23）
（9月底） | 96 |
| 圖六 | 國軍蘆藻濱反攻及市區撤退（民26·10·1）
（27） | 115 |
| 圖七 | 日軍登陸金山衛及國軍撤退（民26·11·5）
（8） | 153 |
| 圖八 | 「國防線」作戰要圖 | 161 |
| 圖九 | 南京周邊要圖 | 188 |
| 圖十 | 南京城防要圖 | 229 |

自序

《史記·孝文本紀》裏頭有段耐人尋味的記載，說漢文帝剛被丞相陳平、太尉周勃迎立的時侯，車駕到了渭橋，周勃就迫不及待地想談條件、開暗盤，「願請閒言」。結果文帝身邊的智囊，中尉宋昌馬上讓他碰了根軟釘子：

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

在歷史系裏讀久了書，總有些許無奈。因為學界裏的規矩，就是「王者不受私」，不容許文章中間有所「言私」，於是正文已經寫得夠厚了，卻還得再添個〈自序〉，才能把若干「閒言」收容進來，不然有些話就沒個去處了。

如果把這個題目比喻為公寓，算算自己也在這裏住了十幾年了。最早對這個題目有興趣，是在台南一中唸書的事。民國七十一、二年，那時整個社會，容許批評的東西是不太多的，身為一員「軍事迷」，自己也不知道這是個犯禁的題目，竟然和班裏的公民老師，易世宗先生，在操場的沙地上討論了起來。易老師很開通，教我以後有機會，再拿它當碩士論文。不過我想，那時大

概沒人當真罷！

隨著自己上大學、唸歷史系，對於這個题目的關心，也開始聚焦。本來中學時代，自己所問的，只是「這場仗值不值得？」等到浸淫久了，能夠鳥瞰到的視野越來越廣，才慢慢體會，其實戰爭所在的那個社會，以及那個社會所培養出來的軍隊，是更值得了解的。同時拜資料開放之賜，可以閱讀到更多親身經歷者的回憶，戰場殘酷的感受與「人謀不臧」的慘害，就成了本書最後定稿時的重點。

記得是黃仁宇先生說的罷！八年艱苦抗戰，其中「艱苦」，實在有許多是中國人自己造成的。寫作本書時，感觸最深的，就是當時基層士兵所受到的待遇，以及隨時會被遺棄的命運。因為八年抗戰在本質上，是驅使著一個「前近代」的社會，去迎接「現代化」的戰爭，其間落差，再經過戰場壓力與生活匱乏的擠迫，往往就變成殘酷的根源。

例如士兵們教育程度太低，訓練本有困難，而國家平日所能提供、助其成長的資源又少，結果一旦遭遇日軍現代化裝備的碾擊，多數就以「砲灰」的姿態，在歷史上一閃而過，成了眾多「無名英雄」中的一員。曾經在緬甸戰場作戰的黃仁宇先生還記錄了一則故事，說史迪威(Stilwell, J. W.)有次大發雷霆，因為辦事的人把所有陣亡者全部埋在一個坑裏，上面立塊「無名英雄墓」的木碑，就算了事了。史迪威要他們把屍首再挖出來，一個個分別埋好，把名字寫清楚。

當社會中的人們，還習慣於「前近代」的做事方法，卻要去面對「現代化」的戰爭時，確實是很殘酷的。

本書完成是在五年前，五年以來，內外環境有了許多改變。最明顯的，像「抗戰」這樣的歷史，就由「民族主義」的象徵，變成了「統派」的象徵。而最近三年，在南部教工專學生「現代史」課程，也感受到研究現代史，是越來越寂寞了。看到學生們漠然與茫然的表情，常會回想起自己在和他們同一年紀時，與易老師討論的情景。我想，整個社會關懷的重點，是真的改變了。

在「閒言」說完之前，還是要先感謝一些人。啓蒙我的易老師，自然不在話下；研究所的指導教授李守孔老師，也是必須致上敬意的。由於他的開通，允許我「胡作非爲」，不用死抱所謂「史學規則」，本書才得以順利誕生。當然，書中所有文責，都應由作者自行負擔。

另外，還要感謝我的父母。會對現代史有一份感情，主要就因為那是他們生活過的歲月；而且讓兩個兒子都去唸「不生利」的歷史系，他們的開通，也是難得的。最後，「麥田」願意出版這麼一本不成熟的作品，是需要相當勇氣的。做爲一張介紹作者的名片，這本書其實是讓自己常懷愧作的。

錢鍾書先生曾經嘲笑，說書裏的致謝詞，好像魔術師手裏的飛刀一般，耍來耍去，總是在自己手裏，沒有真正送出去過。可是舞文弄墨的人，真正送得出手的物事，實在是不太多。我想，誠意是最重要的罷！

容我掉最後一個書包。張大春先生在《公寓導遊》結集出版時，曾以「我已經試著離開『公寓導遊』」壯語作結。我想，在這個題目裏住了十幾年，也該是試著離開這間公寓的時候了。

上海南京保衛戰

前言

開場白

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九日，經過了血腥而艱苦的九十天抵抗，淞滬地區的國軍開始全面向南京撤退。由於情勢緊急加上準備倉促，幾十萬的軍隊和難民侷促在一條公路上，洶湧澎湃地向西奔流。

第二天夜裏，重砲第十團團長彭孟緝拖著德製十五釐米砲退到了一座公路橋上，沒想到國軍自己的工兵竟然已先在橋頭埋下了地雷，弄得砲隊都過不了橋。這個團是當時中國唯一德式裝備的摩托化重砲團，所以彭孟緝聽說到砲隊無法通過時，急得哭了起來，說：「中國就只這個像樣的砲團，怎麼辦呀！」沒人想得出飛渡的辦法，最後只好忍痛把大砲統統推進河裏去。可是當徒手的砲兵小心翼翼走過橋上時，還是被炸死了不少。

類似的場景一遍遍上演著。桂軍一七〇師的連長藍中民，十日清晨退到了瀏河橋上，看到中

央軍的工兵正準備了幾十桶煤油，打算時間一到，立刻放火燒橋。由於大半部隊都還沒有通過，藍中民和這些工兵起了衝突，最後只好率部擁槍，發起衝鋒。人雖衝過了橋，可是馬匹、輜重和行李，過不了河的都丟了。

另一邊，中央軍第九師的砲兵見習官金柏源，也跟著大軍擠在一條路上向後撤。部隊起初爲了防空，騾馬都留在後方，等到現在兵敗如山倒，道爲之塞，拆卸下來的砲件就只好靠人來抬，著實是步步維艱。他們看到師長李延年換了長衫、扮成了老百姓，超越他們揚長而去，也看見許多走不掉的傷兵躺在路邊，向他們哀求：「做做好事呵，補我一槍！」溪塘裏到處漂浮著被水浸泡多日，已經腫脹的屍體。這一切都讓金柏源想起王粲的詩句：「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近代第一劇戰

在抗戰初期「京滬作戰」的全過程中，這趟混亂的撤退，只是最受爭議的主題之一。這場以上海和南京爲主要舞台的鏖戰，無疑是抗戰期間、乃至近代以來，中國政府投入兵力最大、傷亡最重的一次。在投入的兵力方面，國軍四個月間先後調集了七十二個師、十個獨立旅、稅警總團、教導總隊，以及若干砲、工、憲兵、保安團隊，人數在七十五萬以上^①。另外對手日本也投入了九個師團、兩個支隊，和原駐上海的陸戰隊四千人，兵力也在二十五萬以上^②。雙方合計，就已經是百萬大軍的對決了。

再從傷亡上看，單單淞滬戰場，軍事史家劉馥(H. H. Liu)就估計華軍犧牲了二十七萬人，這還不包括後續的「國防線」作戰、以及「南京保衛戰」的損失。特別是在戰事結束以後，日軍又在南京城裏屠殺了幾萬名已經放下武器的華軍戰俘。另外日本官方則宣稱，他們在上海損失了九一一五人，重傷了三一二五七名官兵^③。

正因為雙方動員及傷亡的數字都如此突出，所以事後隨之而來的爭議也特別地多。尤其是那用鮮血鋪出來的淞滬戰場，雙方上百萬部眾所爭奪的，竟然只是一條南北長約四十公里的戰線。中國軍隊在那幾個月，可以說是排著古希臘軍的方陣(Dalanx)隊形來接受二十世紀砲火的洗禮。這樣密集的犧牲，使得國軍精銳大半都在這裏消耗掉了。就長期抗戰的角度來看，自然不免引人疵議：國府在一個可能持續數年的戰事之初，就把做為國家基礎的中央軍，毫不保留地投入這麼不理想的戰場，讓它遭受如此慘重的損失，是值得的嗎？

得失問題的爭議

這項得失問題，從戰時到戰後，一直都是引起爭論的公案。過去的「日本通」龔德柏曾經在文章中表達不滿；香港《新聞天地》的卜少夫也和戰時擔任「前敵總指揮」的陳誠辯論過；連戰役最主要的決策者與直接指揮官蔣委員長，都在講演中為自己辯護。而正由於層峰抱持肯定的態度，所以戰役結束六十年來，更有許多學者、將領發表文字、創作新說，來為這場犧牲背書作證。

但是作者認為，這些背書都存在著一些問題：

一、從事論述者，往往都不是專業的史學工作人員，所以在採證上既多人云亦云，在解釋上也是盲點叢出。尤其軍方單位所撰寫的戰史，常常又負有「宣揚國威」的任務，所能發揮的空間自然更加有限。

二、由於官書是採取正面的評價，於是許多「後見之明」就陸續被加工出來，用以合理化當初的決策。結果在戰役的解釋上，造成了「歷史層累」的現象。許多價值被追加、附會到原有的事實上面，有如滾動的雪球，反使真相模糊不明。

三、由於舊說多半只從單純的「戰史」層面來著墨，未能進一步解釋國府的「政略」到底何在。於是「爲何而戰？」就沒有得到全面的解釋，甚至發生偏差。完全忽略了當初對日政策中「抵抗」與「交涉」並行的本質，而將作戰原因單純化。

因此本書的中心思想就在於：軍事終究是政治的延長，一場這麼大規模的決戰絕不會只是單純爲「打」而「打」，其中必然鎖定了某些終極的政治目標。尤其抗戰初起、「和平未到絕望」的時期，國府作戰行動的背後，往往不是「軍事之戰」，而是「政治之戰」。所以想要對這場戰役做所謂「全方位」的探討，就不能只著眼戰術、戰略的作爲，而忽視了「政略」的運用。